



荒草房

■ 安徽肥西 张建春

六七岁时，我有一个梦想，等我长大了一定要盖三大间荒草房。我所说的荒草房是指以泥土为墙、荒草为顶的房子。荒草不是一般的野草，它有长长的半人高的茎秆，叶尖而密，到了秋天结了种子，高高挺挺，如一面面小旗帜。不好意思的是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还不知道荒草的名字，荒草是特指，是可用来苫铺屋顶的草。荒草萋萋中的荒草，指的是所有野草的大合唱，我所说的荒草是合唱中的一员，不过是众多野草中的大个子。

我家是三间草房，泥墙，顶是稻草铺成的，墙草顶的房子可以挡风、拒绝太阳的暴晒，但雨天好漏，大雨大漏，小雨也漏个不停。稻草易生虫，稻草中遗有颗粒，鸟雀爱掏，鼠也喜欢钻窟窿打洞，新铺的稻草屋顶，一年的时光过去，就很不堪了。荒草的顶就不同了，荒草茎硬，茎的表面光滑得很，存不住雨水，草茎上也没有什么好吃的，鸟、鼠离得远，荒草的屋顶铺了，只要不被风卷去，屋顶至少可以保持个三五年，荒草不烂，屋顶罩住的家必是安宁的。

草房子时代，茅匠吃香得很，估计茅匠这词快要消失了。茅匠、瓦匠、木匠、铁匠是许多年里乡村最为看中的匠人。茅匠是专门拾掇草屋顶的手艺人。屋顶铺草大有讲究，坡度、厚薄、起脊、压檐……，不跟师傅学上几年，一样都上不了手。好的茅匠就是好的屋顶，关乎到冷暖。

孙叔是个好茅匠，他铺的屋顶平整，坡坡的下来，没有凹凸，起脊收檐好看，如是一件工艺品。孙叔对荒草的屋顶更是用心，荒草一把把捋齐了，草尖向内，草茎向外，一层压着一层，最后铺平了，形成流水的坡度，最后会骑在屋脊上大声说：包你三年不漏。实际上可以五年不漏的，孙叔留了两年的余量。人们看中荒草房，孙叔就闲不下来，荒草苦顶不是谁都可以上屋顶的，舍孙叔其谁？孙叔是个瘸子，但不影响做茅匠，茅匠是卧在屋顶干活，瘸腿腿没什么。孙叔的瘸腿有人说是从屋顶上摔下造成的，有人说是翻寡妇墙头跌的，没人去较真，好的茅匠就是好的茅匠。

我的邻家是一色头的荒草房，荒草房真好，不

透风不漏雨，不要经常拾掇，外观也是好看，远远的就能看到屋顶闪着黝黝的光，和稻草顶、麦秸顶形成明显的反差。邻家的叔伯挺好，我去他家玩从不厌烦，我爱在他家的堂屋打滚，好屋顶罩住好地面，地面凉爽柔和，夏天滚上一身“塘灰”，不起痱子不生疮。尤其是下雨天，邻家的屋子一直是干朗的，不像我家到处用盆碟接水。还有就是邻家的哥几个对象好找，女孩子找上门相亲，不是这哥几个人有多好，女孩子是奔着荒草屋来的。比荒草房好的就是瓦顶屋了，这不敢想，邻村有过几间瓦屋，鄧子直接叫做瓦屋了。

我的爷爷奶奶常盘算要将屋顶换为荒草，可也就是说说，荒草不好“行（寻）”，适合铺屋顶的荒草不是到处有的，荒草多长在荒地、田埂上，一个村子人都盯着，还没到秋天早被起早的人“行”了去，何况荒草不多，一担两担铺不上一间房子的几路。由此出现了一个职业——贩荒草。

贩荒草得去山边，山中长荒草，去山边一担担买来，再老牛般伸长脖子挑回，赚上个差价，这为贩荒草。我爷爷奶奶贩过荒草，但不是为盖荒草房，是为赚个小钱贴补家用的。贩荒草得起大早，从山边挑了荒草到开集的草市，歇下了等买主，有时卖掉，有时卖不掉，卖不掉得等下一市了。集市不是天天有的，或逢单或逢双，但也是个露水集，太阳升起集就散了。

贩荒草贩出了个草市，草市如今也没了。邻家哥哥结婚那天，我萌生了梦想，我要盖三间荒草房，为自己今后找女人作准备，不能打“光棍”呀。我看上了条田埂，田埂上长满了荒草，春天绿绿的一片，到了夏天长得半人高了，只等秋风吹老熟就可砍了，我谋算过，一年砍上一两条埂的荒草，十年聚下，还不堆成个草堆，还不把三间房子的顶铺满了？

秋天来了，荒草枯熟了，意外也出现了。一个夜晚，长满荒草的田埂突然烧着了，火龙舞起，“噼啪”作响，谁放了一把野火？

我哭了一场，为荒草，为荒草房。梦中的荒草房一直没盖成，但我在心里却对荒草存下了长久的尊敬。

青苔

■ 湖北安陆 徐晨

“溪堂连石稳，苔径逐篱斜。”苔，是青苔。青，是苔色。房屋临水而建，就有了几分灵动；石径爬满青苔，便添了几分清幽。青苔，这两个字从嘴里念出来，便带着湿漉漉的水汽和凉沁沁的绿意！这世界最安静的植物，或许就是青苔。深山里、溪流旁、石径上、老墙根，一丛丛、一团团、一片片，绿绿的、湿湿的、悄然无声。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”山，是“空山”，鲜有人至。偶闻人语，也互不打扰。这样清幽的环境，自然少不了安安静静的青苔。空山、老林、青苔，一种禅意，油然而生。心中的杂念，荡然无存。

苔，乃时间之物。苔痕，是岁月的吻痕，跟年轮一样，是光阴沉淀的印记。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”苔痕印阶，便有了幽幽古意；草色入帘，散发出自然的清雅。这样的屋舍，适合读一些古书。苔的外表，纤纤弱弱，细如游丝。看起来卑微渺小，却常能化腐朽为神奇。“石径入丹壑，松门闭青苔。”破敞的木门，因为有了青苔，便有了机趣。“漠漠斑斑石上苔，幽芳静绿绝纤埃。”光秃的顽石，不长花草，却生苔藓。长了苔藓的石头，顿时便有了生机，“青苔半浮石半湿，

浣纱人去不多时”。

屋瓦上的青苔，据说叫“屋游”，又名“无根草”。无根草，多贴切的名字！它们像城市漂泊不定的打工者，没有自己的根，有的只是顽强的生命力。对环境，它们从不挑剔；对物质，它们毫无奢求。几星泥土，几滴水珠，就能悄悄生长，绿遍天涯……尘世的纷扰，有时让人心浮气躁。苦夏雨后，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，满脑子理还乱的愁绪。抬眼间，忽然发现院墙根、树干上、石凳旁，都长满细细密密的青苔。用手一摸，毛茸茸、凉沁沁的。那一抹新绿，鲜亮、活泼，仿佛要顺着石阶、树干爬到人身上来。想起王维的一句诗——“坐看苍苔色，欲上人衣来”。青苔清幽，一种禅意漫上心头，所有的烦心事，仿佛都融化在了青苔绵柔的绿里。

读得懂青苔的人，自己一定是一个质朴安静的人。低微平凡的青苔，不羨春花娇艳，不慕夏木葳蕤。不挑环境，安身就行。不争高下，能守清静。即使没有阳光照射，也要努力活出样子，给大地一袭青衫，给石头一片温柔。

青苔，其实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草芥人生！

臭萝卜

■ 安徽庐江 金志伟

萝卜上街，郎中让开。庐江人对萝卜是情有独钟的。在庐江，萝卜有多种吃法。除肉烧萝卜、肉炖萝卜外，过去家家户户都喜欢腌萝卜。腌萝卜也是有讲究的，小萝卜要整囫圇个腌，这样腌出来的萝卜吃起来嘎嘣脆，特别的爽口。还有一种是腌萝卜干，庐江人不叫萝卜干，叫萝卜片子。一到秋冬季节，家家都晒萝卜片子。有些人家用线绳将萝卜片子穿起来晒，一串一串的，远远望去，很好看。最有技术含量的是腌臭萝卜。有人说腌菜靠手感，其实没有那么悬乎，就是每个人手汗里的成分不一样。人的汗液主要成分是水，但还有钠、钾、镁、钙等物质。汗液里这些物质的多寡因人而异。所以，有的人腌萝卜，一腌就烂了，不能吃。会腌的，五年、十年都不烂，拿出来一蒸，再浇上点香油，能让你立即食欲大增。小时候，用臭萝卜汤泡饭，我能多吃两碗。

现在，会腌臭萝卜的人是越来越少了。但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好这一口。这臭萝卜是闻着臭，吃着香。这香是种很特别的异香。庐江人上饭店吃饭，对小菜是很讲究的。在庐江，饭店里的小菜是不收钱的，一般是随主食一道上。因为不收钱，有些饭店的小菜就不是很讲究，随随便便在菜市场买点现成的就端上桌子。讲究的饭店小菜都是自家腌的，各有特色，也各有风味。十多年前，我朋友开了一家土菜馆，他妈妈腌的臭萝卜真是一绝。那几年他的土菜馆生意很好，很多食客就是冲着这臭萝卜去的。

在庐江，有两个与臭萝卜有关的段子曾经是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。据说有一位庐江籍领导曾在邻县担任负责人，一天下村考察，快到中午饭时间了，就准备在村里的食堂吃饭。他对村里的同志说：“中午随便吃点，烧几个萝卜就行了。”村里干部听了，一时面面相觑。因为庐江南乡人说话，“萝卜”和“老鳖”发音近似，外地人根本分不清。当地的村干部把“萝卜”听成了“老鳖”，所以一时场面有点尴尬。结局当然是皆大欢喜，因为这家食堂不仅萝卜烧得好，臭萝卜腌得也是一绝。

还有一个段子与我一小学同学相关。相传我同学有一回上北京的一家饭店吃饭。京城的饭店不仅场面大，口气也大。我同学准备点菜时，发现包厢和菜谱上都印着这样一句话：“只有您想不出来的菜，没有我做不出来的菜。”这口气真的有豪大，有点江湖高手独孤求败的意思。我这位同学是个幽默的人，也是一个对臭萝卜情有独钟的人。于是，他想幽这饭店一默。他在点菜时，特地告诉服务员他要点一份臭萝卜。服务员说没有“臭萝卜”这道菜，我同学指着菜谱上印的“只有您想不出来的菜，没有我做不出来的菜”这句话：“今天就要有臭萝卜这道菜，这道菜在我老家人人都会做、人人都爱吃。”此事惊动了经理，经理带大厨来包厢道歉，并详细询问了臭萝卜的做法和口感特征。一个小时后，上主食时，一碗臭萝卜真的是端上了桌子。京城的厨师就是不一样，所以敢夸下海口。老家的臭萝卜是依赖时间慢慢催化的，光阴是重要的催化剂。在这家饭店，人家是用现代技术速成的。那天饭后，那家饭店的经理一定要给我同学打折，打折的理由就是饭店从此多了一个招牌菜。

就这样，庐江的臭萝卜堂而皇之地印上了京城五星级饭店的菜谱。